秋左氏傳

十五十六

口 12
665
8

伊12
門
號665
卷1

經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壯以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姒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秦（荀罃不書不親兵也）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為盟主所命故在滕上）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發先至於師輒後至）

不許複製

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其大夫戍鄭虎牢伐鄭諸侯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命戍虎牢不復爲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

至自伐鄭傳無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

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故士莊

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弒高厚二十五年

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

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欲封之爲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

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輦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

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邾人紓扶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紓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紓也邾邑魯縣東南至城是也言紓多力扶舉縣門出在內者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孟獻子

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主人縣布董父登

之及堞而絕之（偏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偏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也）荀罃投之以机（机几也）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偏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戊改之）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功而可執宋）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歸）余豈

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八四日）荀偃士匄帥（率）師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八月八日）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賜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辭讓之）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

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師樂也旌旗也題表也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邑卜桑林見鼻見於卜兆

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

請謝荀罃不可曰我離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

晉侯有間間疾差也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偏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

選偏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蓋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著示有王命師歸孟

注秦父作二父非

為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尚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秦以獻子以秦堇父為右堇父嘉勇力也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晉荀罃士匄請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而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楚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戍之子

文子止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討蘇氏解兆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之子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是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其人間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其人間之三士任其禍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言人間諸侯有討鄭之事諸侯伐鄭

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寵位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已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一畔之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行石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
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騶子國子耳子劫鄭伯以如北宮
子孔知之(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故不死(子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
徵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騶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
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產鄭大夫)爲
門者(置守門)北宮司(具衆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
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
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

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
子孔當國(代子騶)爲載書(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以位序聽政辟(自辟卿諸司各守其
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乃令燒除載書)子
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
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
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
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

使遠逃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欲以偏鄭也不書城魯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
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
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
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未見之晉志
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及晉平楚子囊救
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
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
樂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巳亥與楚師夾
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
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
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
楚人盟夜涉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
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
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
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王
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卿士王右伯輿助也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

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于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闉寶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簞門柴門闉寶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辟旃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特其勇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辟旃赤牛也舉辟旃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雞曰世無失職若簞門闉寶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貧賤何能來東使王特其用而與公之盟邪底至也今自王叔之捐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在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門闉寶乎言王叔之屬當故使五吕貧唯大國圖之圖猶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宜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經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以會、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若觀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集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魯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

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入者倍征不入者則使公家倍征之欲驅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鄭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幾近也國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埸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舊許之舊國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

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潁陽北行而北有向城）還（還潁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水名隧道）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亳亦地名）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敝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蓄年（蓄積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也）或間茲命（二言討天神羣祀羣祀祖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曰楚師（師衆）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楚故伐宋）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威

執殺之昔以爲議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奚爲介故不書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斤侯不相侵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訊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軥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軥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軥共百乘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憂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福

樂旨毛詩作樂只據注此作旨為是旨美也

便蕃毛詩作平平轄詩作便便並与辨通鄭箋於此為切便蕃蓋轄治為之屏蔽也

祿侫同侫所也便蕃數數然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守之守所仁以厲之厲勸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我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功之則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書救鄭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而秦故也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

入鄆（乘勝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士魴來聘報見伐）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異始通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爲邢凡蔣邢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斥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拒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曰禮）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

傳例曰書取言易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

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勳）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二事偏行二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夏郤亂分爲三國分爲三郤志

各師救郤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

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辟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士匄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辟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仕吏率其卒乘官

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愼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其福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已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爲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
窆之事（窀厚也窆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
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爲禰廟）請爲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
猶曰靈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
王卒子囊謀曰大夫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
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
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
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
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
兵之）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
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爲明年會向傳）冬城防書
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爲時）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
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臭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
今）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十征五年（先征五年五年皆
吉凶也征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年皆吉而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不吉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以奉使不稱廢良胥故稱君疾大夫亦通

不能脩德以懷來遠 止鄭一卿以除其偪 一卿謂良霄 使睦而疾與晉競 楚以固於晉焉用之 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貳 使歸而廢其使 行而見執於楚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魯益敬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欲以督奉諸侯奬成霸功也吳來向鄭地 二月乙未湖

曰有食之 無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齊宋大夫不書與向同 已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之策書孫寧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莒人侵我東鄙 無傳 報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滕人于戚

傳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 前年為楚所敗 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謀為吳代楚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執莒公子務婁（莊會二不書，非卿）以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故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

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比年伐魯，故）

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

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苫之別名）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

食之（中分）爲（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

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戎）剖分而

與（會事）將執女（戎子）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

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

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胄，後也）毋是翦棄（翦，削也）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

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莊僖三十二年）

與鄭盟而舍戎焉（莊僖十年，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

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

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

奏力足以濟貪所以見逐

晉惠公詔固念我之先世而容歸無為義無見非私我也言我但得地除治而處之便感晉君大德固作不內侵不外叛之臣于晉至今不變心執其角所以禦上庇其足所以免下

說受其帛復捐其財皆養之是先世之受固有加無已且後世報答亦盡矣

言劾刀於晉久無變志根上文至於今不貳向而言其實及言官而師旅著不敢斥言靳政也

惡若滿溪言詬公害晉也言弐華不相睦非保家能為惡

按僖公二十三年秦晉圍陸渾之戎於伊川蓋秦貪其地晉負其人而共誘之往秦固為怨矣在晉亦未為德也南鄙穀區分惠爰何而戎既偪晉之後劾命征討二陵之功爛然亦何負於晉哉宣子所謂言詬滿溪之罪花無確據乃欲絕之於會定出聽信讒言駒支逐一分釋理直辭

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也豈敢離邊令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

瞢問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憖憖悔也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憖悔也

憖或為晉屬不得特達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之長子也乘卒之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

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皆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敘其行文整
緯中復有流
動宕逸之趣
真詩命正宗
矣

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
人先濟鄭子嬌見衛北宮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北宮括所以告秦人毒涇上流
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
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苟偃令曰雞鳴
而駕寒井夷竈不反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
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
棄之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
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
待也欒黶下軍帥非子爲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悛之何及
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乃命人還晉人謂之遷
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
功晉之恥也吾有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爲中戎右
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
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
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士鞅

奔秦、欒黶汰侈、誣逐欒魴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
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
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
子、蟜俱、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
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
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
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
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爽聽訟於甘棠之
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

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
晉而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昃不召、昃、日晏
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
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二子不釋、又不與食、
甚、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
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
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爲亂、衛河上邑、公欲
以諭文子、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樂大夫、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辭以爲
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

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遽瑗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妹猶也犯也懼難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二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公弟獻公如鄄鄄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孫氏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爲公也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子魚庾公差名射不求中還軘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不化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梅而獨還射之貫臂貫臂佗子鮮公母弟子鮮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

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下不釋皮冠之比上、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郕寄衛侯、郕齊所滅郕國及其復也、以郕糧歸、言貪其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猶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鄟、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子展子爲卿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理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知罃之長子也盈、朔之弟也盈生而朔死不可立也、新軍無帥、遂舍無帥、故舍之、裘八七歲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子野、晉樂、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

陸德明云乞祀作之祀訛

注行人一作行令據疏作行人為是

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過、宣揚、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爲詩、瞽、盲者爲樂人也、誦以風刺、工誦箴諫、箴、規正諫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於君、過則謗誹、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於君、過則謗誹、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之事、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遒人徇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帥師、子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備、吳爲不能而弗備、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水名、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可以師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論舉其總

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王室之不寧繄伯舅是賴繄發聲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奔走勤王女其以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繄繼也因昏加裹顯傳言王室不能有功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否獻子荀偃對曰不知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伏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廢也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就安之仲虺殷左相國之道也仲虺湯君其定衛以待時乘待其昏亂之時乃伐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十羽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楚子囊還自伐吳次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變公子囊欲說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卫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

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
則成故不言逆女
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成
公畏齊不敢至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
城郠備齊故夏城
秋八月丁巳曰有食之無傳
八月二
無丁巳丁巳七月一
日也日月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
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十一年豹之聘尋十一年
亳之盟
見孟獻子尤其室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
室非所望也對曰我粗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
不敢閒傳言獻子友十
兄且不憶其實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

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卿不行非禮
公子罷戎爲右尹爲子馮爲大司馬子馮叔孫豹
子囊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
屈到屈蕩子
公子追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
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
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無覬覦也以求幸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小雅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
王及公侯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邦甸服次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舉略舉也鄭衛氏司晳

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筏師慧樂師也筏伐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晳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一說之字句非

易如字爲是

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二盜得賂而歸是重淫樂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夏齊侯圍成討於晉故也不畏霸上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郭郭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討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十二年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爲明年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梁傳夏子西也言諸侯皆故卿共葬晉故宋人或得玉

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罪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者狗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鄭人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左傳卷十五

春秋左傳卷十六　襄公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雖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爵歸京師非禮也）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伯上方示叔老若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秋齊侯

伐我北鄙圍廊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虎羊舌肸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虎羊舌肸爲傅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張老代其父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爲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爲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韓襄祁奚子也樂盈樂黶子也士鞅士渥濁子也曲沃晉祖廟烝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官選賢能官韓襄無忌子也既葬改喪服脩官烝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溱洧之會故速葬溱梁之會故曰下溱洧梁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犂比莒子名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爲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其所之許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

之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二）晉荀偃書曰會鄭伯（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三）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四）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五）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六）寅伐許次于函氏（函氏晉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洑）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侵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秋齊侯圍郕（郕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隘（海隘魯隘道）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憂）見范宣子賦

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所爲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鴻乎、鴻集也、）

經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宣公也、四同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桃虛、）九月大雩（無傳、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畢宋也、（司徒卬、陳大夫、畢、宋不設備、）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憩于晉（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郟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鄹叔紇臧畳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鄹、叔梁紇、臧、嗸臧畳、臧紇之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

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告之（夙沙衛齊人）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我故（言使賤人來告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人故謂之刑臣）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臣弱皐比之室（臣闔廬之弟皐比闔廬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齊未得志於宋華閱卒故邾助之）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盧門宋城門）合左師之後（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女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暴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莽之（莽草）乃舍之（舍左師爲已短策）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而驚走）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皙白皙而長）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皐門國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黔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扑撲）以行築者而挾其不（為去声短簿謀短淺也）

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開塞）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役、事也）諝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菅屨、（菅、茅屬也、縗、在心前麤布、三升、）苴絰帶杖、（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亦苴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食鬻、（非喪服之正文）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爲大夫、（晏子惡直言、朝夕不已、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老）

經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卽是伐曹者、宜卽治其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不以人貴）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子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爲曹故也、（前年衛伐曹、）秋、齊侯伐我

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
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
梗陽之巫皐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巫亦夢見獻子有死徵
道與之言同巫知獻子有死徵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雙玉曰穀而
禱曰齊環怙特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背
盟陵虐神主神主人民也謂數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以
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下以謙告神猶未臣其官臣偃實先

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荀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
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湨梁在十六年盟曰
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北在濟
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爲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
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晉大夫子家曰吾知免矣
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
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

要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巫山在盧縣東北）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疏以衣服爲人形也建施以先）以旌先（僞以旌先）與申梁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脫不張旗幟）歸丙寅晨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烏得空也）之聲樂（故樂也）齊師其遁（烏營）夫邪侯也中行伯（邪伯晉大）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奄人）齊之辱也殿（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監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肩）矢中央（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之右）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馳自後縛之（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巳卯荀偃士匄以

中軍克京茲（莊二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郜（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郜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其檎以爲公琴（莊子、孫子速也、檎、木名）焚申池之竹木（二子音、大夫）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門扇也）以枚數闔（枚、馬橛也、數、其校示不忘）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

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自出師統）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憚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蟜公孫黑肱子張公子張）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孔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宅）子孔之謀（二子）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頴（頴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陽城皐縣東入沘）舊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賁滑脽獻于雍梁（賁滑脽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在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溠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不時謂非其歲月）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非其歲月）叔向曰在

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

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二年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督揚卽小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纂戰還之賜唯無先軫）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夢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荀偃瘅疽生瘍

於頭、癩瘧惡創、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
子鉤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爲欒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晉欒魴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爲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書兵并林父不亦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將中軍、

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之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之猶召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喻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爲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令德不銘、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

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

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爲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

亡之道也、爲城西郛城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曰姪、顏、聲、皆二姬之母姓、因以爲號、懿、謚、諸子仲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氏者、二十子、皆宋女、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之、立嫡不以間、諸侯難、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黨、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之一、終言之、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大子光也、執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黑

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子蟜、鄭卿、諸侯師而勸之濟、故善之）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灘、藍而兼其室、（灘、齊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爲國討文）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甲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華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爲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蟜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子也、（亞女也）士子孔亦相親也、（亞女也）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華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華子良出奔楚、子華爲右尹、（子華、卽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

虢之乃下、衛下齊與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士忘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欲生之也、衛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偃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醢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爲鐘、故懼、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因以自固、穆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匪服勿貳、故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石買、惇子不哀、買之于石惡、孔成子曰、是謂歷其本、歷猶歷數也、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泲、此衛地、又近咸丘、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履弟也、明無罪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無傳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

之盟故也、苔敷、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邾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蔡之、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音欲、楚人以為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踐土、盟莊僖甲午也、二十八年、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

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君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余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暉）武子去所（去所辟席）衛寧惠子疾召悼子（悼子寧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名罪之稱名）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之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嬖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皐牧與馬、給其賤役、從皐至牧、此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裘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

枉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一念使可施之於此、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於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此事亦皆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

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齊侯使慶佐爲大
(重地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二十子、齊公族、言莊公
之勢終有殺之禍)夏、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
於申叔豫、叔豫、叔孫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而貴
臣強)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而牀焉、
重茵、衣裘、鮮食、而寢、(茵、褥絲衣、鮮
疾)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而血氣未動
也、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欒桓子要於范宣子、生懷子、

桓子、欒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囚逐范鞅使奔秦)
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
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
(言亂其室)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
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
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爲黶責怒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
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
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豈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

被囚而自揭知奇甚此時叔向已算定不死矣

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汾外易逐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禾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之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詩云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乎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室老却現前罪之人想到告老謝事之人今人缺教

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祁縣今屬太原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言叔向舊親親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必與叔向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必與叔向同謀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社稷二字是全
段眼目

△已上言晉國賴有叔向

△已上言當
以弟虎累及
叔向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訓不倦、惠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極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

未歸宣子身上一步緊一步

二人不相見皆明其爲社稷

羊舌虎以欒氏死而叔向因以待罪此生死關頭也有欒王對代請而不聽人咸知其拒小命俟君子而不知其所以拒小命之意蓋小人一飯之施亦當報欒王新好貨者

御字句言有所惑之行

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初叔向之母姤、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

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下爲郊甸一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
日無所伏竄敢布其死也布陳
王室王施惠焉輸力於國以冀戴天子其子黶不能保往
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
謂天王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
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
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
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
掠之見效尤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
轘轅侯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

阿何者扶危之德不可背也蔡
侯之哭莫草草止是受恩在先無可奈何處在
氏言和亲爲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
而朝施受之間彼此相忘如此而謂樂王鮒其背卒讀此篇知古人之見非後人所能識也

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於商任鉏欒氏也禁鋤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
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
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傳知
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
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
子曰彼欒氏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齊莊公
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爲己用
王鮒曰子
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

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邴夏綽郭最故自此二於雞鬬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故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扉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隷新僕隷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追舒多馬爲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爲公謝不敏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魯御邑大夫謂之聖武仲多知時人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傳言穆叔能用敎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

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曰、荘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八月、即位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魯襄八年、即位、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四朝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荘十一年、謂我敝邑、邇朝晉不見禮、禮、生心、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文從寡君以觀釁於楚、釁、朝之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釁、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楚、四朝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荘十一年、謂我敝邑、邇荘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奚、漯梁之明年、漯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酎、嘗新飲酒爲嘗酎、與執燔焉、燔、祭助、聞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之盟、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

蔡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以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秋欒盈自楚以免大國之訴

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殺其君光傳

歸邑于公黑肱有疾以邑歸于其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黜貶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二年盛祭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之欒盈猶在齊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禍將作矣

以不懼、爲明年齊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末益線、而有焉數十乘、言子南偏寵楚人患之、王將討觀起、令之言、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漏泄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疏謂讎而不敢報、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復使遽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屈建子本也、有寵於遽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焉、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遽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遽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

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
而歸、不能當道、（遽子 惶懼 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
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
人者、而後王安之、（說 遣 公子孫蠆之子）十二月、鄭游眩將如晉、（游眩 卜
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 丁巳十一月十
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 游眩之子 大叔 眩之弟）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 舍止其邑 不復行）子
展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 舍止其邑 不復行）子
展曰、國卿、君之

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
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

春秋左傳卷十六